

傷寒  
溯源  
集

八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湖源集卷之八

虞山 錢潢天來甫

著

姪 又起文山

門人 朱亦文尚玉

訂

日本 天野俊英子雲 再訂

太陰篇 附霍亂

太陰證治第十七

太陰傷寒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

下之、必胸下結硬、(一)

此總叙太陰之見證、言太陰經受病、必見腹滿而吐等證也、然

非謂諸證皆具方為太陰也以後凡稱太陰為必見此  
 等證者乃為太陰病也夫太陰者盛陰也為東北之艮  
 土得先天坎中未經生化之陽氣而生者地之純陰象  
 焉以地居天之中先天來復之陽生于黃泉之下透地  
 而發生萬物蓋以盛陰為體而以陽氣為用所以地寒  
 則五穀不生土煖則發生萬物故人身之太陰脾土亦  
 居五臟之中具靜順之體而有健運之用以胃為之腑  
 而為水穀之海乃西南之坤土為後天離火之所生故  
 屬陽明而能腐化水穀為坤厚載物之象是以胃則藏  
 五味而化五穀脾則行津液而運精微周身臟腑經絡  
 四支筋骸皆受其生和長養為生氣之所自出其經脈  
 行于任脈之兩旁為太陰之經故易曰坤為腹蓋腹行  
 之脈穴也腹行之經脈受邪故為太陰病所謂邪入陰  
 經則為陰邪也太陰之經以脾為臟以胃為腑其經脈  
 受邪內通脾胃脾胃以膜相連寒邪在裏故腹滿而吐  
 即素問熱論所謂太陰脈布胃中故腹滿而噎乾也食  
 不下者在陽明篇中即所謂不能食者為中寒沉太陰  
 乎陰邪在中則腹滿上逆則吐下迫則自利益甚時常  
 腹自痛也當溫中散寒以解散其陰邪如下文所謂理  
 中四逆輩可也倘粗工不辨陰陽因知經絡以腹滿而

吐食不下，為停食胃實之證，而以苦寒下泄之藥誤下之，必致傷敗胃陽，陰邪內結而胸下結硬矣。胸下者，心胸之下，胃脘之間也。以陰寒硬結于胃脘之中，故謂之胸下結硬。言與結胸不同也。結胸以太陽誤下，陽邪陷入陽位，故結于胸。此以太陰誤下，胃陽空虛，陰邪結于胸下之胃中，故云結硬于胸下。當此而不知急救胃陽，祛除陰翳，必致胃陽敗絕，至呃忒四逆之變而死矣。辨誤 成氏謂太陰為病者，陽邪傳裏也。其說殊謬。豈太陰無本經自受之邪乎？又云陰寒在內而為腹痛者，則為常痛，陽邪傳裏雖痛亦不常，但時時腹自痛。此論尤謬。豈反忘太陽篇首所云病發于陽則發熱惡寒，病發于陰則無熱惡寒邪總之邪入陽經則發熱而為陽邪，邪入陰經則無熱而為陰邪，其旨曉然矣。成氏既為仲景開闢功臣，豈尚懵然未辨乎？恐不若尚論所云腹滿自利為太陰之本證，為易曉也。但尚論又云設不知而誤下之，其在下之邪可去，而在上之邪陷矣。故胸下結硬與結胸之變頗同。愚竊謂陽邪因下之太早，故有結胸之變。陰邪本無可下，所以痞結總條有云發于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發于陰而反下之，因作痞。同是反下變逆，而痞證遂無熱入二字。下文但以下之太早

承

爲結胸之故，並無所以成痞之故，何也？仲景之意，蓋謂太陽之邪在表，尚未解散，誤下則裏虛邪陷，致成結胸。所以有下早之戒，陰邪雖亦有在經在裏之分，然三陰終不在表，若誤下之，必傷敗胃中之陽氣，致陰邪僭逆，遂成結硬。故曰：胸下結硬，前甘草瀉心湯條下云：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硬也。陰邪始終不可下，下之必致變逆。故曰：反下，陰經雖多下證，在太陰必大實痛者，胃氣實，然後以桂枝大黃湯下之；少陰證中，亦必以下口燥咽乾及心下必硬、口乾燥者，至六七日脹滿，不大便，然後以大承氣湯急下之。厥陰證中，亦必以下利譏語，知有燥屎，方以小承氣湯下之。皆三陰證中之邪，歸陽明方可議下。此條純是陰邪，有何在下之邪可去？陰邪既非熱入，又何在上之邪陷入乎？此論已屬不經，況陽邪陷入，仲景必稱結胸，陰邪結聚，則稱胸下結硬，而必不言結胸，陰邪陽邪已自不同，陷與非陷亦自各異，且胸與胸下之部分，更有不同，寧可云胸下結硬與結胸，頗同之理乎？古人立法，語氣不同，文法少異，則其意指絕殊矣。後人不能細繹其文，模糊混注，其可爲後世訓乎？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

逆輩陽經有下利而陰經尤多下利惟自利而不渴者方屬太陰何也以太陰脾藏有寒邪故也大

凡邪入陽經則發熱津枯而渴邪入陰經則不熱而津

液不耗故不渴即太陽篇首所謂無熱惡寒發于陰之

義也陰寒在裏故腹滿痛而自利乃太陰脾經之本證

也故當溫之宜服四逆輩者言當用姜附輩以溫之也

白四逆輩而不白四逆湯者蓋示人以圓活變化之機

量其輕重以為進退無一定可擬之法也若膠于一法

則非圓機矣張兼善云經云輩字謂藥性同類唯輕重

優劣不同耳四逆湯甘辛相合乃大熱之劑苟輕用之恐有過度之失所以仲景不為定擬莫若以理中循循用之至為穩當夫兼善以四逆為大熱而恐其過度是最不善讀書者觀仲景于三陽證中如誤汗亡陽而以真武四逆救之則曰四逆湯主之又如少陰厥陰證中寒邪過盛之證皆曰宜四逆湯及四逆湯主之者皆以真陽欲絕急溫之法不待籌畫而用之無疑者也若猶豫不決遷延時日則將陽氣竭絕亡可翹足而待豈理中湯之一味乾姜可救邪唯此太陰之邪或有可用者

或有不必全用者故曰宜服四逆輩而無一定之方也  
設陰寒急證而必以理中湯為穩當循循用之則小熱  
不能治大寒陰邪不退真陽不復則死矣其謂之過度  
邪抑穩當邪所以延習至今庸工皆以穩當為妙至殺  
人而竟不自知愚者反以為熱藥之誤豈不寃哉  
辨誤 尚論云注謂自利不渴濕勝也故用四逆輩以  
燠土燥溼此老生腐談非切論也仲景大意以自利不  
渴者屬太陰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分經辨證所關甚  
鉅蓋太陰屬溼土熱邪入而蒸動其溼則顯有餘故不  
渴而多發黃少陰屬腎水熱邪入而消耗其水則顯不  
足故口渴而多煩躁若不全篇體會徒博注釋之名其  
精微之蘊不能闡發者多矣其論如此乍讀之若頓開  
生面創闢一新陳腐皆去特然傑出仲景久晦之旨一  
且為光天化日矣既而思之喻氏之言即成注也成注  
云自利而渴者屬少陰為寒在下焦自利不渴者屬太  
陰為寒在中焦與四逆等湯以溫其藏此雖三家之說  
實兩家言也及推仲景原文細繹六經之旨方氏固謬  
而成氏之說亦非喻氏雖痛斥方注然其立說更不能  
無誤謬也夫方注云自利不渴為濕勝太陰溼土故曰  
有寒四逆輩皆能燠土燥濕故曰溫之仲景以自利不

渴爲藏寒方注偏以自利不渴爲濕勝仲景以四逆輩  
爲濕方注偏以四逆輩爲燥濕豈後人之智慮過于前  
人注者之識見勝于作者邪是以謂之不能無過也成  
氏以自利不渴屬太陰爲寒在中焦其論未始不正其  
自利而渴者屬少陰爲寒在下焦其義何屈試問少陰  
篇之渴證有幾遍閱少陰篇中止渴證二條而已其一  
則曰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小便  
色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此非真渴  
也其二則曰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此因  
陰寒在下地氣不升氣液不得上騰而渴天氣不降肺  
氣不得下行而壅塞欬嘔故以猪苓湯滲利下焦上通  
肺氣而已初非熱邪作渴也其外四十餘條皆無渴證  
豈可以自利而渴爲少陰之定旨乎况云自利而渴者  
屬少陰爲寒在下焦既云寒矣何渴之有恐其義未通  
不足爲定論也尚論以太陰屬濕土熱邪入而蒸動其  
濕故不渴而多發黃若濕熱發黃其說則可如傷寒發  
汗已身目爲黃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而  
于寒濕中求之者豈亦熱邪蒸動邪况成注原云自利  
而渴者屬少陰爲寒在下焦而喻氏遂因其說而變其  
詞曰少陰屬腎水熱邪入而消耗其水故口渴而多煩



躁不知下文小便色白下焦虛有寒熱邪何來煩躁安在而作此議論邪在成氏則但閱太陰篇有自利不渴者屬太陰句及閱少陰篇見有五六月自利而渴者屬少陰句並不體會全篇通解下文實實焉按筆定論其于學術可謂疎矣雖不應臧否前哲奈所關者大所慮者深故不能無辨耳

傷寒脉浮而緩手足自温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

傷寒之脉浮緊中風

之脉浮緩皆太陽證也今以傷寒而脉見浮緩豈風寒並感邪若果如太陽下篇大青龍湯條下之脉浮而緩為風寒並受則當有表證矣此以邪在太陰緩為脾之本脉因邪入陰經故無發熱等證也手足自温者脾主四肢也以手足而言自温則知不發熱矣邪在太陰所以手足自温不至如少陰厥陰之四肢厥冷故曰繫在太陰然太陰濕土之邪鬱蒸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其濕熱之氣已從下泄故不能發黃也如此而至七八日

雖發暴煩乃陽氣流動腸胃通行之徵也下利雖一日十餘行必下盡而自止蓋以濕氣實于脾家故腸胃中有形之穢腐當去穢腐去則脾家無形之濕熱亦去故也此條當與正陽陽明發黃篇第七十七條互看其上節相同而下節各異前以小便利而後發黃之後以七八日而大便硬者乃邪歸陽明為可下之證此以七八日而暴煩下利穢腐當去為脾家實乃邪歸太陰為利盡自止之證一歸于胃實而為陽明證一歸于脾實而成太陰證其同感而異變同源而異流若非諄諄分辨能無多岐之感乎觀其立法示人謂非後學之指南臨證之水鑑歟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

主之

(四)

言傷寒鬱熱之邪已內入胸膈猶未入胃胸為太陽所屬則太陽證猶未罷而胃中反有

陰寒之邪氣故腹痛而欲嘔吐也腹中痛嘔吐皆屬太陰以胃中有邪氣而見太陰證者太陰陽明論云脾胃以膜相連為一表一裏故也然胸中有熱當以寒涼為治而腹中痛欲嘔則又當以溫中為急從來治寒以熱治熱以

寒乃為正治。今胸中有熱，胃中有寒，治寒則逆，其熱治熱，必害于寒，不得已而以黃連湯主之。所謂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二者相須，素問至真要大論云：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之法也。

### 黃連湯方

黃連 三兩

甘草 三兩

乾姜 三兩

桂枝 三兩

人參 二兩

半夏 半升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

### 二服

熱邪已入胸膈，雖未成結胸，而胸邪非苦不開，熱氣又非寒莫治，故以黃連之苦寒為君，即黃

連瀉心湯之意也。甘草緩腹中之痛，與黃連同用，能瀉

心下之邪，即甘草瀉心湯之義也。若非乾姜之溫熱，守

中不足以療腹中之痛也。人參半夏之辛溫，扶胃乃能

止欲嘔之逆，然胃有實熱，則人參即為難用。此乃陰寒

虛氣，雖有胸中之客熱，而無入胃之熱邪，仍屬太陰本

證，故當溫補兼施也。用桂枝者，使陽氣通行，兼解其未

施

必

也乾姜與黃連並行，即熱因寒用，所以治腹痛欲嘔也。胸中有熱而用黃連者，逆而折之之法也。復用乾姜者，求其屬以衰之之法也。腹痛而用乾姜者，逆者正治也。又用黃連者，從者反治也。胸既有熱而腹痛欲嘔，又為胃中有寒，一寒一熱之邪，而以黃連乾姜並馳者，從而逆之，逆而從之也。立法之旨，精矣微矣。

### 太陰中風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濕而長者，為欲愈。

（五）此言

濕

脈解

太陰在經之表證也。太陰中風者，風邪中太陰之經也。四肢煩疼者，言四肢酸疼而煩擾無措也。蓋脾為太陰之臟，而主四肢，故也。然脾藏何以主四肢乎？素問太陰陽明云：脾病而四肢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稟氣于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此所謂脾主四肢之故也。微瀋皆陰脈也。陽微陰瀋者，言輕取之而微重取之而瀋也。邪在陰經，陽未受邪，陰實陽虛，而脈偏見于沈候，故陽脈微也。脈者，氣血伏流之動處也。因邪入太

陰脾氣不能散精肺氣不得流經營陰不利于流行故  
陰脈瀼也陽微陰瀼正四肢煩疼之病脈也長脈者陽  
脈也以微瀼兩陰脈之中而其脈來去皆長為陰中見  
陽長則陽氣無損長則陽氣將回故為陰病欲愈也  
辨誤成氏謂表邪少則微裏向和則瀼俱誤蓋微與  
瀼皆病脈也因微瀼之中又見長脈故知欲愈非謂微  
瀼即欲愈之脈也何不云邪不在表間陽分故陽脈微  
邪但在裏之陰分故陰脈瀼然後言得長脈之陽則為  
陰病見陽脈者生為欲愈則仲景之意得神矣奈尚論  
又以陽微陰瀼為風邪已去而顯不足之象脈見不足  
恐元氣已瀼暗伏危機故必微瀼之中更察其脈長知  
元氣未瀼其病為自愈既以微瀼為風邪已去豈非亦  
以微瀼為欲愈之脈邪如此而又譏前注以瀼為血凝  
氣滯為大謬而曰豈有血凝氣滯反為欲愈邪不知方  
氏條辨謂陰瀼者太陰統血血凝氣滯也長為陽氣勝  
陽主發生故為欲愈其說未為大謬而矯枉其詞以陷  
之豈理也哉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六

太陰者陰氣之絕全也先天卦體陰氣生

于盛陽之中故一陰生于午至亥而為十月之候卦體屬坤陰氣方純至子而黃鐘初動陽氣雖萌正陰氣盛極之時故太陰之旺氣鍾于此氣旺則邪自解矣至丑而陽氣已增非陰氣獨旺之時因丑之上半陰氣尚盛故曰至丑上

### 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所謂太陰病者即上文太陰

中風也上條言陽微陰濇而長者為發愈此言其外證雖見四肢煩疼之太陰證而其脉尚浮者則其邪猶在

太陽之表猶未深入太陰也何也邪從外入必由營衛營衛屬太陽風邪在衛則脉浮故脉浮猶屬太陽也即

太陽上篇陽浮陰弱之義故亦宜桂枝湯辨誤夫

桂枝湯者本太陽經中風藥也成氏但言脉浮當汗散而不言太陰所以用太陽藥之故如此關節毫不置辨

何怪乎後人有隨文順釋之譏乎條辨謂浮則邪見還表不知此猶初入之邪犯衛非已入裏而又復還表也

此注為誤尚論云太陽脉浮緩為中風浮緊為傷寒但揭一浮字義即全該風邪用桂枝湯其脉之浮緩不待言矣然則寒邪之浮緊其當用麻黃湯更不待言矣况

少陽篇中云：故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厥但浮者，與麻黃湯。早已挈明麻黃湯之義。故于太陰證中，但以桂枝互之，乃稱全現全彰也。不備同一浮脈，何所見而少陽當用麻黃？太陰當用桂枝也哉。喻氏此論于太陽，則不然矣。至于三陰，恐不能不少變其法矣。夫太陽以浮緩自汗為中風，浮緊無汗為傷寒，而有麻黃桂枝之不同者，蓋因營衛皆屬太陽之表，以風傷衛者，汗自出，為衛強營弱，故以桂枝湯汗解衛強之熱，自發而以芍藥收斂營弱之汗，自出，既有芍藥之收斂，便不可用之于無汗之傷寒，又以寒傷營者，無汗，故以麻黃杏仁開發皮毛，泄營中之寒氣，仍以桂枝宣通衛氣，助其發汗。既有麻黃之發泄，便不可用之于有汗之中風，以風寒營衛之各殊，所以有麻黃桂枝之迥異。一誤用之，變證立起，故立法者不得不辨。至邪入三陰，而但舉一浮字者，但別其在表在裏而已。何也？若曰：中風有汗，仲景于少陽篇中明言陰不得有汗矣。若曰：傷寒無汗者當發汗，則三陰篇中無麻黃湯發汗之例，即使少陰有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一則以始得之而反發熱，曰：始得之是寒邪初感，其入猶淺，尚在營衛，以惡寒脈沈之少陰病，本不當發熱者而反發熱，是邪猶在

清

表沉太陽與少陰本為二表一裏故用麻黃以散發熱  
 之太陽表邪用附子以溫脈沈之少陰寒氣令命門之  
 真陽有助即發太陽之微汗亦無妨矣一則雖得之二  
 三日以二三日無裏證也既日無裏證則是邪猶在表  
 或反發熱未可知也故微發汗以解之而仍以附子溫  
 經補陽也即厥陰條下之麻黃升麻湯亦因傷寒誤下  
 陽邪陷入陰中而為變通故用升舉開發之藥汗散之  
 耳若大陰一經則唯此二條為風邪在表前以陽微陰  
 精而長故為欲愈此以脈浮為邪在太陽之表故可發  
 汗也然不用麻黃而用桂枝湯者以陰病本屬無陽既  
 不能若少陰證之麻黃可與附子同用若誤用之適足  
 以敗衛亡陽況中風原屬桂枝湯之本證乎所以三陰  
 證中少陰有脈微不可發汗脈細沈數為在裏而不可  
 發汗反汗出為亡陽及嘔而汗出不可煩皆非輕證  
 況有強責少陰汗及但厥無汗而強發之之難治乎厥  
 陰有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及裏寒外熱汗  
 出而厥者更有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皆以有  
 陰無陽故也蓋汗雖陰液實人身之陽氣所蒸也汗出  
 而真陽亦隨之而泄矣寧可以麻黃湯而用之于三陰  
 證乎況仲景原文有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卧



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之條諸家俱在太陽篇中而尚論云在少陽篇中及閱少陽篇並無此文乃喻氏但言之于注中至于仲景原文反失之而不載然仲景之意言太陽傷寒之脈浮緊若十日以去其脈浮細是緊脈已去變而為虛細之脈且嗜卧則為邪去而倦怠為安寧景象故云外已解也設使胸滿脇痛者是太陽證雖退其邪已轉入少陽矣故與小柴胡湯但浮而不細者是但有邪氣在表之浮脈而無邪退變虛之細脈又無胸滿脇痛之少陽證乃邪氣獨在太陽之表故當與麻黃湯以汗之非謂柴胡證而可用麻黃湯也喻氏豈猶不知麻黃湯但可用之于太陽無汗之傷寒而他經皆不可用雖陽明篇中亦有之而陽明一經止有太陽陽明傷寒有脈浮無汗而喘者用麻黃湯項背強凡無汗惡風者用下有麻黃之葛根湯太陽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麻黃湯主之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以有麻黃之葛根湯主之類皆太陽初轉陽明其太陽證居多而陽明證尚少故仍以太陽主治而然也若少陽一經汗吐下皆在所禁絕無用麻黃湯者豈有所謂少陽篇中早已挈明用麻黃湯之義大陰證中但以桂枝互之之說邪又